



說部叢書第三集

第八十編

碧玉串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

碧玉串

第一章

電話上電鈴的冷冷響個不住。哈楷脫驚破殘夢。推被而起。呆呆的坐在牀上。側耳細聽。那鈴聲連珠般響着。淒急異常。直把個哈楷脫聽得疑雲驚霧。霎時間佈滿腦海。暗想這鈴聲來得好生兀突。如此深夜。那裏有什麼要事。和自己商酌呢。覆下了牀。踱到左壁廂電話旁邊。沒精打采的搖了聲回鈴。纔握着聽筒。慢慢端到耳邊。只聽那方面操着種輕倩的口吻。問道。你老人家是約翰哈楷脫先生麼。哈楷脫回道。不差。在下正是約翰哈楷脫。那方面又問道。哈楷脫先生。請你原諒。幾在深夜之中。急匆匆的擾君清夢。簡直不安之至。哈楷脫回道。是的。在下正是。一。好夢方酣。兀的給那電鈴驚醒的。只是三更時分。你喚我怎甚呢。那方

面道。我實很對不住。只因我這裏有椿緊急事兒。不是請你老人家到來。斷難料理清楚呢。哈楷脫忙道。有緊急事兒。要在下來料理麼。那方面回道。不差。馬拿托克別墅第十號房間。你領會得麼。請你立刻到這地處便了。哈楷脫奇道。你別弄差。在下是建築師哈楷脫。打圖樣。督建築。便是在下的慣技。至於排難解紛。濟急救危的事兒。職業既不相近。性情又屬背馳。你要喚的哈楷脫。恐怕並不是在下一個哈楷脫呢。言猶未畢。那方面鄭重的回道。先生。我毫沒半點兒誤會。你便是我要請求的哈楷脫先生。請你老火速前來罷。那建築師聽得親切。覺得這事大是奇離。一寸心頭。忐忑輾轉。早把那左右不離。親暱得狠的睡魔。拋到九霄雲外。加着那方面說話的語氣。和緩柔媚。懇切動人。直像個女郎的鶯聲。因此上轉覺得神清氣爽。興趣勃發。非惟不拒絕。反而倒殷殷垂問。要一窮其源了。於是接着說道。依你這般說來。在下猥承垂青。實不敢當。只是沒有請問過尊姓大名。究屬那

位喚我。又爲着甚事，定要我前來呢？說罷，却聽得一陣嬌笑。吃吃的回道：「先生，你是個建築師。我常常聽人道及說建築師的心思，最是敏捷，不過靈臺方寸，能幻出重重樓閣。哈哈，這會事任你老聰明絕頂，除非我把這事的情形，一一報告你聽。你將一輩子不能猜到了。」哈楷脫聽罷，不由嗤的一笑，忙回道：「是的，不過夜色這般深黑，你鄭重其事，定要在下到馬拿托克別墅來。總該給我這些眉目纔行。」那方面道：「你老要知道些眉目麼？那麼我方纔不是報告過。」說我這裏有椿緊急事兒，非君不能解圍麼？」哈楷脫忙道：「請你別道出這些詔媚話兒來罷。我也不要你道個詳細，便是你把大略的要點，以及尊姓大名，稍爲講給我聽。我這裏纔有主腦呢。」那方面回道：「我的姓名，你老知道了，也沒甚益處。總之我現在是困在患難的城府裏，這便是那大略的要點了。」哈楷脫愈聽愈奇，大聲道：「原來你在患難之中，要我來救你出險麼？你也該知道，維持治安，有市街的警察，將伯之助，有

你知己的朋友。難道那種人物。你多已請求過。失敗下來。纔別開生面。冒冒失失的來要求在下麼。那方面回道。你老的責備。簡直很是正當。只是今夜的事。他們才力不逮。我也不便去央求。你老還須知道。我是個少年女郎。單是一人。陷入患難。這事又不要你赴湯蹈火。……哈楷脫先生。你究屬在那裏靜聽麼。哈楷脫道。我在這裏靜聽呢。那方面女郎回道。那麼請你帶了支手鎗。火速來罷。這建築師聽着那一片固執的話兒。疑惑得甚麼似的。想了半晌。因鄭重的回道。我那可愛的姑娘啊。在下潦倒半生。嗟興窮途。不圖青眼。竟出紅妝。承你這般信任。好叫我慚愧得死。只是賤名喚做約翰哈楷脫。當一個建築師。事務所設立在城裏的。你別弄差了。若是你姑娘以爲在下定是要你呼喚的人。請你再知照一聲。女郎回道。我簡直沒有弄差。我却有個證據。先生。你老在今天下午。不是坐了汽船。在江邊遊玩麼。又不是這船。船身全黃。旁邊有細黑的條紋。船名喚做顯旦麥克琴麼。哈

楷脫忙答應道。是的。女郎笑道。那麼你老便是我要請求的人了。我呢。和你老也沒有。一面之緣。此番請求。不免耽着個冒失的罪名。只是城裏芸芸衆生。我却獨要你老一人來幫助我。哈楷脫先生。請你別再發問。把黃金似的時間。耗費去了。橫豎你來後。我應該奉陳一切的。那女郎說到是處。電話突然而止。哈楷脫再把鈴搖了幾下。却聽那方面問道。我們是電話局。……你要接那裏。語氣斷斷續續。懶洋洋的叫人不耐。哈楷知道夜色深黑。全城沉沉若死。那電話局裏的接線生。也是我倦欲眠了。忙簡單的問道。你知道方纔和我談話的。是那一個麼。回道。請你少待。……隔了半晌。又回道。先生。電線斷了長久。我調查不出呢。哈楷脫便喚了個接線生的領班。問道。馬拿托克別墅第十號房間。裝有電話麼。回道。有的。裝置的人。喚做愛馬范爾屯。電話號數。是紅字第八十八號。你老要接麼。哈楷脫答應說是的。不多片刻。這淒急的電鈴。又的冷冷的響着。只聽那方面說話的口音。仍和

方纔一般。哈楷脫劈口問道。你是誰。……那一問。建築師出其不意。自以爲那邊定有個絕對的答覆。那曉那方面的女郎。不受其欺。竟毫不猶豫的回道。咦！哈楷脫先生。我便是方纔和你會話的人。你有甚事。再要來廝纏不清。怎的還不前來麼。哈楷脫回道。我正在研究你的事兒。自然要來的。最好你講些大略給我聽。女郎忙道。哎呀。你老怎的還要和我絮絮叨叨。談那無關鍵的話兒。你須知道。我是尊崇你。敬重你。纔肯請你到來。言盡於此。以後也不來邀請。若是你瞧得起我。爽快快的降臨。是一無危險的。不過隨帶手鎗。決不能忘懷的。……這幾句話兒。說得斬釘截鐵。好像個貴族訓令他僕從似的驕矜。那建築師聽着。好生奇怪。把眉頭一皺。喃喃的說道。看來總有個女郎。受了些危險。所以纏擾不休。來催醒我的睡魔。若是別人呢。聽了這些不尷不尬的話兒。必以爲一池春水。干卿底事。仍回到牀上。依舊去領略這黑甜鄉裏風味。惟有我哈楷脫。倒覺得這事大有興味。定

要去一探究竟呢。一時性起。於是穿衣起來。似乎耳官旁邊。那女郎的鶯聲。還餘音嫋嫋的留着。更好像有人勸他說。將有危險來了。哈楷脫一心貫注。穿衣愈快。一面整理領圈。一面又嚷着道。女郎請我火速前去。究屬有甚緊急事兒呢。言猶未畢。電鈴又作。打話的人。自然不消說得。便是女郎了。哈楷脫忙把聽筒握着。只聽女郎操着種清朗匆促的口吻。說道。吓。哈楷脫先生。我恐怕你老已走了。……你肯來到。我很歡喜。方纔忘記關照你。再要帶支小手鎗來。女子素不備鎗。你也該知道的。不過那物。是必需之具。不可不備。請你火速來罷。說罷。嬌喘不住。哈楷脫笑道。我那可愛的姑娘。在下立即動身了。……正要再說。不料那句子。剛到唇邊。電線又斷。纔挂好聽筒。到只桌兒邊。開了抽屜。掏出支手鎗。在燈光下細細的檢察了一會。便望大衣袋裏一塞。攜了匣火柴。急匆匆下樓。女郎叫他再帶支小的。他竟不遵其命。顯見得他並不以女郎的話兒。當作正當了。當下出了大門。一口

氣跑到路上。這時候已交子正。四下裏黑暗無光。除了十碼以外。一所貴族創立的退省總會。門首燈光微燿。其餘一切景物。多靜悄悄地睡着。哈楷脫把雙手插在衣袋裏。緩緩步去。瞥見有一輛馬車。在暗地裏行駛出來。到總會門首停住。馬夫眼快。早見那建築師千予街頭。踽踽寡伴。便陪着笑。高聲問道。先生。你要車兒麼。哈楷脫大喜。略點其首。便跨上車兒。剛要跨上。忽有個短小精悍的漢子。在肩背邊擦身過去。這漢子雙目爛爛。銳利非常。把那建築師自頂至踵。惡很很的釘了一眼。便掏出塊銀洋。交給馬夫。且道。你可是不願做我的生意麼。說時。面上彷彿含有怒容。不過聲浪極低。哈楷脫近在咫尺。僅能隱約聽着。這漢子說罷。條的轉過身子。再往車兒上一瞧。便銜着雪茄。向退省總會而去。哈楷脫見此情形。心裏大奇。覺得這漢子態度鬼祟。在在使人不悅。便問馬夫道。他是誰。馬夫回道。那人喚做珊思白爾。是此間有名的絲商富翁。他的住宅。便在江的對岸呢。哈楷脫

道。白爾的名字。我也似乎聽過。今晚上爲着甚事。悻悻的和你厮纏呢。馬夫回道。他今夜滿擬乘末班火車回去。因爲我的車兒。行得遲緩。來不及搭車。他便大動其怒。定要我把這馬兒砍殺。……先生。你不見他已進了退省總會去耽擱麼。哈楷脫不住的點頭。於是坐穩身子。吩咐道。你給我開到馬拿托克別墅去罷。那車兒掉轉身來。風馳電掣般的前進。哈楷脫還以爲緩。他也不知到馬拿托克別墅。是走那一條路。只因年少氣盛。周身血液。熱得幾乎沸起。這女郎的嬌喘。以及『火速來罷』的話兒。還好像歷歷在耳。忙吩咐馬夫。儘快的趕路。馬夫依着他雇主的命令。便狂鞭其馬。那馬大嘶一聲。速力加倍。拚命似的跑去。隔了半句鐘工夫。這車兒漸漸緩遲。靠着一所大屋邊停歇。哈楷脫便踏下車兒。正聽得城裏大自鳴鐘。鏗鏘的敲鳴二三下。這所大屋。建築已久。式樣極舊。外面裝飾。雖是精緻。不過實無所用。屹立於夜色朦朧之中。不其然而然的莊嚴可怖。那種景象。直叫人家

壯志全消。勇氣自失。哈楷脫却毫未顧慮。不因黑暗。阻了豪興。便對馬夫道。我在此間要料理件事兒。耽擱幾時。我自己也說不定。若是在十五分鐘以內。我還不出外。你可趕你的路。馬夫回道。先生。我知道了。哈楷脫接着說道。更有句話兒。要吩咐你。你在這裏守候。若是聽得裏面有鎗聲發現。你也不必定要守到十五分鐘的。馬夫聽罷。目光射在旁躲裏。回道。哈楷脫先生。我多遵命好了。哈楷脫心裏。老大的疑奇。暗想這馬夫。怎能知曉自己的姓名。只因爲時已晚。不便費去時間。去絮絮的盤問。忙攬衣入內。哈楷脫素性豁達。胸無城府。坦坦白白。不存防人之心。所以踏進這黑暗的別墅。也不向四邊察看。昂昂的跨上扶梯。順手燃了根火柴。尋尋路徑。直到第三層樓上。從星星火柴的光亮裏看去。却見第十號房間。赫然當前。忙在門上。輕輕彈了兩下。門便呀然洞開。黑暗之中。只聽裏面嬌聲說道。請進來罷。

第二章

哈楷脫踏進第十號房間。隨手把門關上。纔將闊肩聳了幾下。細細的瞧那房間的狀況。只見這女郎穿着白色衣裙。手裏提着盞煤汽燈。正色說道。哈楷脫先生。這裏是不裝電燈的。……哈楷脫聽罷。不由噙的一笑。暗想這女郎對待他所請之客。簡直失之簡慢。不裝電燈這一句話。豈是寒暄客套中所應該先說的。這時候燈光大明。女郎倏的問道。你老爲甚做出這個樣兒。哈楷脫回道。我並未做甚樣兒。女郎忙道。那麼有甚好笑呢。哈楷脫陪着笑。謙恭的回道。在下心裏。滿滿的裝着憂愁。更有什麼閒暇。無緣無故的發笑呢。說罷。把兩顆鷹眼。細細向女郎一望。這女郎生就張俊俏龐兒。美麗綽約。若有神光奪人。單就他肌理而論。却潔白細膩。真個水也捏得出來。一對灰白分明的秋波。在憂患之中。仍舊溜波似的圓轉。斌媚在骨。簡直好算得不多見的美人兒。衣履雖樸。並不減其美貌。舉止端莊。毫

沒半點兒輕浮態度。好像曾經受過教育的大家女子。不似在深夜裏會打電話。冒冒失失。喚別人幫助的。哈楷脫張目而視。靜心而思。愈思愈奇。愈奇愈思。覺得其中大有疑竇。大有詭祕。反而引得自己顧慮。豪興消失了小一半。不過自己早已應允在前。如今只得勉爲其難。盡力的幫助他了。於是釘視他嬌靨。微微一笑。女郎目不旁瞬。態度安閒。開口說道。哈楷脫先生。現在也沒有許多時間空度。我早料你老定有一番話兒要問我。只是請你老千萬要信任我纔行。……說到只一句。嬌軀微顫。好像是聲嘶力竭的一般。只聽他接着說道。我本來不願幹那勾當。若有別法。可以料理得開。我寧可把目下籌劃的計策。完全拋却的。你老的手鎗。可曾帶來麼。哈楷脫仍舊微笑回道。我那可愛的姑娘。手鎗是帶來的。不過只有一支。在這深夜裏。再要去找第二支。也不易辦到。……說罷。便將手鎗取出。女郎忙接去瞧了一下。問道。子彈已裝就麼。哈楷脫回道。裝就了。女郎道。你老真的只有。

這一支麼。哈楷脫回道。我家裏真只有這一支。我既已聽從了你的請求。也不敢造謊的。女郎聽罷。向那建築師瞧了一會。似乎不甚相信。半晌。纔走上一歩。帶喘帶笑的說道。是的。你老既然來到此間。彷彿已經遵守着我的命令。萬不至於造謊的。說到是處。便莊嚴的坐下。再指着旁邊只椅兒。請哈楷脫安坐。哈楷脫坐定下來。以爲這少年女郎。定有椿極失意的事兒。只是不知他究是那一等人物。千思萬想。却想不出把那等人物來比擬他。他既請自己到來。定要出一把大力。纔能把這事幹開。這事雖未明瞭。想來總不至於毫無趣味。敗興而歸。便是他的丰姿。秀色可餐。斌媚動人。加着頻頻嬌喘。脣脂馥郁。吹氣如蘭。最是可愛不過。叫人家不得不幫助他了。於是默坐椅上。專待女郎宣布這事的梗概。不料這女郎櫻脣屢動。剛像要說出來。忽然又嚙了下去。看這情形。好像事涉曖昧。難於啓齒的一般。直等了好幾分鐘。女郎很躊躇的慢慢說道。哈楷脫先生。我一生極少朋友。

今夜的事。我直想不到我朋友裏面。誰能助我成功。所以不揣冒昧。打電話來請求你老。你老的爲人。我素來很知道。確是可以信任的。這一番事兒。不是和我最可信的人。一同幹去。必弄出別項岔子。着手的辦法。只要有一個男子。那萬不可缺的。却是一只汽船。你老辦有只船。我在江邊常常瞧見的。哈楷脫點頭作答。女郎接着說道。我要求你挈我渡江過去。到離此十五里遠的一處地方。在今夜上更要伴我回來。哈楷脫失聲道。姑娘。現在已是二句多鐘了。……女郎回眸一笑。柔聲回道。咦！我又不是瘋子。時間早晚。豈有不知的道理。你有這句話。分明是不願伴着我一同去了。哈楷脫忙辯道。姑娘別急。我何曾說不願伴你同去呢。第一個問題。必給我知道些眉目。若是這事兒確是緊急。又在情理之中。那麼在下雖是愚笨。總該着力去幹。不敢辜負你姑娘的呢。女郎回道。哈楷脫先生。這事比任何事總算緊急一些。至於要在情理之中。却不見得。因爲我是要去搶劫家人。

家呢。哈楷脫聽着。不慌不忙。俯下了頭。冷冷的說道。姑娘。請你再說下去罷。女郎隱忍了半晌。又慢慢的說道。實在這事也不能算是搶劫。原來在他屋裏。有一件東西。本應歸我執掌的。那曉他竟據爲己有。延不交我。所以我去取還。可算很是正當。今夜舉動。雖然不見得合乎情理。只待事過境遷。大眾知道了。定必拍手稱快。……哈楷脫條的問道。我那可愛的姑娘。依你這般說。恐怕從中定有轆轤了。女郎答應一聲。只管向哈楷脫細看。哈楷脫纔抬起頭來。輕聲問道。姑娘。你爲甚要只汽船呢。女郎回道。這不過爲平安起見罷了。照現在夜色昏沉。坐了汽船。偷渡到對江。是不易給人家覺察的。若在陸地。恐怕要弄糟了。哈楷脫先生。你肯幫助我麼。建築師默然不答。女郎便接着說道。我本來可以自雇一船。只恐洩漏機關。不當穩便。我想你既肯到來。你老心裏以爲這事兒。定有興味的。如荷愛顧。伴我去趕一程遠路。我簡直有說不出的感激呢。哈楷脫忙搖頭回道。姑娘。這事兒完

全是不規則舉動。便是叫任便那一個。和我易地而處。所抱主張。定和我表同情。我以爲不必這般的辦法。只要雙方調和。使你拿到了這東西。豈不是好。女郎回道。這層我豈是想不到。你老若有別法籌劃出來。今夜上我肯聽你指揮。……不過無論如何。你老千萬要助我一臂之力。哈楷脫冷笑道。你別這般固執。幹那種勾當。除掉了瘋子。凡有靈性的。斷不肯做。這也不是我定不願助你。人心雖各不同。好歹總能辨別。你這違法的事兒。我實無能爲力。只得敬謝不敏了。說罷。只見女郎雙目圓睜。在沙發上一掠。跳到建築師面前。纖手執了手鎗。高高舉着。毅然的回道。哈楷脫先生。你既允之於先。斷不能悔之於後。否則我要放鎗了。我說去了許多話兒。舌敝唇焦。無非要你老洞悉這事兒的緊急。那曉你假裝癡聾。再也不能明瞭。這事兒又不是我心裏要幹。實是他方面迫得我不得不幹。你老千萬勿却。便是你要推却。我也不容你推却。言盡於此。不再絮絮。請你快回覆來罷。哈楷